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

瑞安孫詒讓學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邑猶里也疏
掌比其邑之眾寡者此亦四時小案比也云與其六畜兵器者
兵謂五兵器謂車輦用器之等詳玉府疏 注云邑猶里也者
明此邑卽一里二十五家之邑也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
謂邑居金鶚云云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佗也邑人
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國也謂國都所在也邑爲民居所聚民
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則爲王都之邑極其小
而言之則論語有十室之邑其閒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
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

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爲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閭一里之人聚居於此故謂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聚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如地狹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爲邑孟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爲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卽一井之邑一井入室言十室舉大數也鄉遂之邑以二十五家爲制如有不足或四鄰或三鄰或二鄰皆可爲邑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爲邑矣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遂皆邑也每閭

每里星羅棋布徧於百里之間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郊所里也賈疏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郊而曰里明是以一里爲一邑里與閭亦通稱案金說甚覆但依鄭說畿內井田不制公田則上地一井有九家四井之邑有三十六家中下地依率遞減金從賈稍人疏說謂一井入室乃侯國制公田之法畿內無此也又案凡鄉遂公邑之民皆聚居於邑里而耕其邑外之田其邑里之大小則以夫家之數爲之雖視地形爲分合然大率一家如受廛宅五畷則二十五家之邑民宅占地百二十五畷也三十六家之邑民宅占地百八十畷也涂巷官府不在此數其地則固包於三分去一之內矣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耜讀爲藉杜子春云耜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立謂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斂受耦相佐助之次第疏以歲時合耦于耨者賈疏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趨其耕耨者趨亦當作趣詳縣正疏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賈疏云以六遂之賦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也方苞云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誤案方說是也遂師云以徵財征則此官所待者即遂師之徵令及司稼之斂法是也財賦者大司徒以

土均之漢以斂財賦注云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此財賦
義與彼同然亦當兼九職之力征言之縣師掌公邑旅師掌聚
斂粟屋粟開粟咸不掌六遂之賦稅賈說並非是詳縣師旅師
疏注云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
耕也者彼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此合耦節謂兩人併
發一尺之耦也惠士奇云古者二耜爲耦而輓犁以耕管子乘
馬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程瑤田云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
寸其本廣五寸本有釜以受耒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
耜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
故必二人並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力士乃迸發以
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爲耦田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

周禮正義

禮三十

之法也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耨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于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並也其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鄭司農云耨讀爲藉杜子春云耨讀爲助謂相佐助也者遂人云以興耨利毗注云鄭大夫讀耨爲藉杜子春讀耨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義並與此同賈疏云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耨爲助謂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增其義也云立謂耨者里宰治處也者卽里宰之官府治事處也段玉裁云鄭君說與遂人異者以經文言于耨則耨必有其地故訓爲里

宰治處云若今街彈之室者賈疏云鄭以漢法況之漢時在街
置室檢彈一里之民王應麟云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水
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
碑隸釋亦以爲衛彈勸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朕
念丞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惠士奇云周書大聚云
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
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俱私此里宰合
耦之法也興彈相庸者興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
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
者後鄭亦從杜讀謂里宰治處名耦者亦兼取合耦相佐助之
義以里宰爲親民之官合耦於民事尤重故因以勸名其治處

猶王侯親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卽謂之藉也段玉裁云遂人耨
字其本義里宰耨字其引伸之義也放讀如公羊傳放於此乎
之放云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
時與者鄭彼注云田器鏹其之屬彼文云命農此引作農師者
鄭以意增之引彼文證合耦之時也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
也者賈疏云周時未有牛耦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
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
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王應麟云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
作牛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雜
事俱載鄭穆公云百姓飽牛而耕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犁共
二牛費省而功倍竊案王說是也云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者秩敘卽次第也詳宮伯疏左昭十六年傳云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杜注云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卽此以次第受耦之義賈疏云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第相佐助爲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相糾相舉察

[疏]

掌相糾相受者鄰長在遂與

鄉之比長職掌相等比長云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此云相糾卽糾其有臯奇衰者有不舉者則亦相及也大司徒注云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注云相

糾相舉察者廣雅釋詁云糾舉也小宰注云糾猶察也是糾兼舉察二義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疏]凡邑中之政相

贊者賈疏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求則五鄰共

相贊助案賈蓋以此邑卽里宰之邑但邑亦大小通稱凡一鄰五家不能成邑二鄰則可爲邑所謂十室之邑不必積五鄰而後爲邑也詳里宰疏 注云長短使相補助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謂以長補短使無闕乏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從猶隨也投猶付也疏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者或於本遂之邑或於他遂之邑要不出六遂之界則都長從而授之猶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以國中及郊附於六鄉雖徙猶不出鄉界也若由遂而徙於鄉郊及公邑都鄙者則當如此長所云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經文不具耳賈疏謂徙于他邑亦當以旌節行之則非也互詳比長疏 注云從猶隨也者公羊隱八年何注云隨者隨從也云投猶付也廣雅釋詁云投付與

也此卽比長注云從而付所處之吏是也

旅師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閒粟野謂遠郊之外也耒粟民相助
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
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疏掌聚野之耒
粟屋粟閒粟者說文巫部云聚會也此官掌野民興積之事故
主聚此三粟聚者對下散利爲文謂會合儲積之以待用也此
三粟本非農賦之正法賈疏謂此旅師斂六遂之稅非是六遂
之正稅非旅師所掌詳後疏 注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委人

注義同詳甸師疏案此野當通六遂及公邑言之鄭賈謂唯據
六遂說未該云耒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
者此亦讀耒爲助與遂人里宰杜注同賈疏云六鄉六遂與公

邑三處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
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爲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
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
注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
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之江永云旅師所掌卽
遂人以興勸利阡之事勸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
勸粟正猶隋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饑
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勸粟爲主勸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
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中
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
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說是也方苞會釗

說同六遂之稅粟當入遂師公邑之稅粟當入縣師皆非此官所掌此三粟卽下文所謂興積故言聚不言征明聚民之粟而仍散之民與賦民粟以共國用者異也鄭誤以爲正稅之粟而以糶粟爲一井之稅則與小司徒匠人注鄉遂不制井田之說自相戾矣賈知其不合而又援小司徒攷夫屋之文以曲證其說不知三三相任仍不可以言井況彼文本指六遂外公邑制井田之法並非謂鄉遂出地貢之法也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者皆罰粟也賈疏云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夫家之征彼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案鄭賈並據載師爲釋但彼經云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爲情民罰粟與大宰九職聞民無常職者唯出口泉
異通而言之情民亦得謂之聞民故罰粟亦稱聞粟管子乘馬
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而爲工則視其貸離之實
而出夫粟此足爲聞粟卽夫粟之證又案屋粟聞粟雖以屋夫
爲名其徵斂亦各有輕重之等不定以三夫一夫爲率也互詳
載師疏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
其政令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
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
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
曰與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關衣
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疏而用

之者此當屬上爲句王安石云寧粟野之糶粟屋粟閭粟而用
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散也江永云此粟不必爲凶年之
用卽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頒之待秋而斂之 注云
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者鄭以此云而用之爲更箭之語不當云
而故破爲若也段玉裁云而如若一聲之轉宋本作讀實若實
蓋日之誤日譌日又譌實也讀日與讀爲同王引之云而猶若
也若與如古同聲故而訓爲如又訓爲若書康誥若有疾荀子
富國篇若作而詩甫田篇突而弁兮猗嗟篇願而長兮正義而
並作若都人士篇垂帶而厲淮南汜論篇注而作若襄三十年
左傳子產而死呂氏春秋樂成篇而作若江永云舊讀而用之
而字爲若今詳文勢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

周禮正義

禮三十

八

五百四十八

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案江說本王安石是也王昭禹主與之王應電姜兆錫方苞莊存與武億莊有可讀並同云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者賈疏云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此大遂卽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遺人之於鄉里也案賈說非也鄭意旅師以野積恤艱阨猶遺人以鄉里委積恤艱阨耳鄉里自是六鄉不闕六遂不得并爲一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者遂人云以下劑致阨注云致猶會也賈疏云所聚之粟還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案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案依賈說則鄭釋致爲會計之會與遂人注同此勑粟徵斂時蓋與民爲質劑以爲信故頒

予時亦案質劑以授之但致民當爲會聚之義鄭賈釋爲會計
義恐未協互詳遂人疏質劑詳小宰疏江永云質劑猶今之契
券所以爲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
也民卽田野之民平日合出耒粟者案江說亦是也云興積所
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者謂所興起之粟別爲儲積卽上耒粟
屋粟閒粟是也管子權修篇云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左
襄九年傳云晉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
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是公私皆有積與遺人委積義同
此旅師所頒者自是當官所興之三粟故經特言興積凡粟米
儲藏於倉庾通謂之積詳大司徒疏云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
少者舊本書洪範云無偏無頗僞孔傳云偏不平頗不正平頒

則無不平不正之弊今書漸作岐乃唐人所改非是江永云平
頌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頌者抄粟本均輸頌之有
不平則人不肯出糶粟矣云縣官徵聚物曰興者縣官猶言公
家鄭用漢時常語詳載師疏賈流謂六遂已升縣師徵之故云
縣官徵聚物曰興大誤云今云軍興是也者亦據漢時常語也
孔廣森云漢言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
趙廣漢傳曰乏軍興云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者賈
疏云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貢故知也案縣師掌公邑
之官不掌聚三粟三粟非九賦九貢之正稅亦旅師自徵之耳
注疏說誤云以糶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者司牧注云施惠
賜恤之又大司徒荒政十二一日散利先鄭注云散利貸種食

也貸種以資稼穡亦作事業之一端也賈疏云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爲事業後卽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爲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爲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江永云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爲之息詳彼疏江永云均其政令者毋有貸而不償抵冒侵欺諸弊也會到云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乃貸於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賈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頒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卽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案江曾說是也此貸粟不當

使出息注說失之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困時施之饒時收之
疏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者江永云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
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糴歲歲又有合出之糶粟與增人之屋粟
閒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案江說是也此與上平頒與積是一
事賈疏謂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是直給不生利失之
注云用時施之饒時收之者春耕種之時粟少民困則施之秋
收穫之時粟多民饒則收之所以通盈胸而均斂散也管子均
藏篇云當春三月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與此春頒義合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爲之等新甿新徙
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
徙於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

投以中地五口以下投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
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疏凡新阡之治皆聽之者此兼掌
野外新阡之治也云以地之蠹惡爲之等者蠹古美字詳大司
徒疏 注云新阡新徙來者也者釋注阡字亦並當作氓此亦
變民言氓也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之氓
矣又滕文公篇許行自楚之滕躋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廛而
爲氓彼氓卽指新民也氓古文作萌呂氏春秋高義篇說墨子
於越欲自比於賓萌賓萌猶言客民亦新民之謂蓋古者外來
之民土工商皆於國邑受廛而農則受田於野鄉遂夫家有定
不容增減四郊地又無多則客民受田宜於遂外之公邑可知
周書大聚篇云乃令縣鄙商旅日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

此卽招外民以實縣鄙之意然則新氓之治旅師專掌之職是故耳新氓互詳送人疏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墨子經上云治求得也賈疏云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云使無征役復之也者鄉大夫注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左宣十二年傳云旅有廡舍復卽所謂舍也引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者以證新毗無征役亦有期限也彼文云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注云自從也孔疏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毗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鄉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任諸侯從諸

侯退休大夫非鄭義也云以地美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美也賈疏云此皆據小司徒職文此三等據中地而言故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已外中地下地外內同皆三百畝耳案鄉遂田制同賈謂六鄉上地無萊非也詳遂人疏云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者明此官兼掌治新土者以其新來徒須授以墾地并同其惠利也然旅師不掌地稅但掌三粟耳鄭誤以糶粟爲地稅故有此誤

稍人掌台丘乘之政令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隲之之隲

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
 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
 焉疏掌令上乘之政令者此井田出車徒之法也稍人為主公
 邑之官四等公邑制井田故亦為丘甸出車之制即小司徒注
 引司馬法文是也鄭匠人注謂公邑不制井田則無丘乘故以
 此官所令者為令都鄙采邑溝涂之法敘官注亦云稍人主為
 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賈疏說亦同不知此職專掌公邑不
 掌都鄙也坊記孔疏謂公邑出軍與鄉遂同亦非稍人掌公邑
 詳縣師疏公邑制井田詳匠人疏 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者據
 小司徒井田法讀乘為甸也云甸讀與惟禹陟之之陟同者詩
 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鄭彼箋云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

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此引甸作隰者
賈疏云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隰隰是軍陳故訓爲乘惠
棟云隰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
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田
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丁晏云說文田陳也官部陳从官从
木申聲支部隰列也从支陳聲玉篇官部陳列也或作敕廣韻
十七眞陳隰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敕也謂
敕列種穀之處急就篇顏注陳完奔齊亦爲田氏蓋以陳田聲
相近云其訓曰乘由是改云者謂甸之名本取與乘同義故臣
甸改爲臣乘也甸訓乘小司徒注義同郊特牲唯社臣乘共粢
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乘者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亦以臣甸

爲丘乘與此義同互詳小司徒疏鄭必破乘爲甸者以司馬法
丘出戎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乘非丘之所出況郊特牲以丘
乘共案盛彼共者爲丘甸之人無與車乘事經記互證則丘乘
爲丘甸之借字明矣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
涂者鄭意丘甸是都鄙制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職
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言也
知直令爲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
徒彼是令軍法明此惟令治溝涂而已云云丘甸者舉中言之
者以丘甸上有縣都下有井邑丘甸在其中故經舉之以咳上
下也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小司徒注
云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澗謂成中

實地一甸六十四井受田者三百家甸外虛地三十六井爲溝
涂之地仍使甸民三百家治之同包四都亦放此而遞增其家
數是校計治溝涂之人而井邑丘甸縣都之家數已駭於其中
也賈疏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三十
六井使治溝涂不出稅三十六井治溝涂人名在於一成之中
非鄭指也又說井邑家數謂假令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
夫助入公傍入夫各治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有
八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今案依鄭匠人注義畿內不制公田與
畿外侯國制異則上地一井九夫卽爲九家一邑凡三十六家
賈以公田爲釋尤違鄭義互詳小司徒里宰匠人疏若有會同
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

周禮正義

禮三十

十四 卷定學子疏本

五百四十七

政令以聽於司馬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曰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者此掌公邑調發車徒之事與縣師縣士爲官聯也賈疏云若者此等或有或無故云若爲不定之辭也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行役者謂巡守及興役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卽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

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云以聽於司馬者於經
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
也此官非司馬之屬以大事作徒役爲司馬所專掌故以連事
通職暫聽於司馬也賈疏云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 注云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者據縣師文云邦國
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
亦然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
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金榜云公邑謂之縣縣師掌公邑
之地域稍人治公邑上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鞶鞶
以聽於司馬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
馬縣司之法不及於都家注以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上甸之

政非也案金說是也縣師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故此注亦以縣師之法爲統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不知縣師惟掌公邑此外皆非其所掌也又郊里爲六鄉之餘地非卽六鄉之民居國中及遠郊者賈疏亦誤並詳縣師疏云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亦據縣師文賈疏云欲見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冢上引縣師職亦謂縣師以書令之賈疏謂稍人書而令之誤云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者鄭意縣師所主周天下但稍人唯主都鄙所作所帥者卽三等采地之車徒其邦國公邑鄉遂之

車徒則非稍人所作也今案此稍人專主公邑其所作所帥並專指公邑之車徒言之鄭謂令三等采地亦誤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釋同爲均同之義也鄭鑄謂同卽百里之同金榜云說文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爲百縣稍人以縣帥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歟春秋傳遺啟疆言晉之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革車百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案金據司馬法十終爲同釋此同徒是也沈夢蘭說同此稍人掌五乘之政令同徒者五乘所出之徒五乘之法終於一同其徒卽所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也經曰同徒明公邑制軍不用鄉遂伍兩之制矣互詳敘官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

勞逸遞焉者釋文云遞本又作適賈疏云此釋其同徒同其勞
逸遞等也案賈本亦作遞不誤遞又見掌固注說文辵部云遞
更易也爾雅釋言云遞迭也謂更迭受役均其勞逸也鄭不知
同徒之同卽十終之名而釋以均同故此又申其義大喪帥蜃
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
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
階閒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疏大喪帥蜃車與其役
以至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此經釋天子之喪
將葬使稍人帥蜃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於亦
當作于此以職事聽於本官之正乃大宰入法官屬之常例以
冢上文嫌亦聽於司馬故經特著之賈疏云以其司徒地官卿

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眾以聽於司徒也 注云蜃車及役
遂人共之者賈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
云及葬帥而屬六綽又遂師職亦共上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
人共之也會到云遂師云共蜃車之役則共其役非共其車也
竊謂車受於巾車稍人則役其人將之以至遂師遂師又帥之
至司徒也案會說是也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賈疏
云此欲釋得在稍人之意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
六遂蜃車之事也案縣師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三等采地自
稍以出故鄭謂稍人爲野監也然稍人掌公邑不主采地蜃車
亦非公邑采地所出蓋六遂之餘地卽爲公邑故稍人以役助
遂吏致之耳鄭說亦失之引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

周禮正義 卷之三十

十七 卷之三十 禮記

五百二十八

于階闈者既夕記文鄭彼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之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引之者欲證遂人共蜃車之事云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此經上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蜃車柩路皆從遂入而來可知案鄭賈說亦非也巾車云小喪共僎路明大喪亦共之互文以見義也鄭謂天子至士柩路皆從遂來與巾車文不合既夕記遂匠納車亦謂其役不足證士喪遂出柩路也又卿大夫士柩車不得稱路此冢天子爲文故通謂之柩路天子至士葬並用蜃車詳遂師疏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謂遠郊

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
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
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王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疏掌斂
野之賦者此與下文爲目賦謂九賦之貢與遂師野賦爲九賦
之地稅異釋文出賦斂二字云力豔反岳珂云注疏以掌斂野
之賦爲一句以斂薪芻屬之下句釋文則以掌野之賦斂薪芻
爲一句案釋文惟稅斂賦斂之斂力豔反至斂弛斂市紋布斂
其皮角斂總布斂市之不售春頒秋斂與此斂野之斂皆無音
謂當如字讀從上聲也若照注疏則此斂皆當從上聲案岳說
是也釋文音讀並誤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者此並野賦也說
文木部云材木挺也薪以共爨芻以共秣疏材木材以共食用

此所斂蓋斂之於虞衡及掌茶諸官也月令云季夏命澤人納材葦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蓋彼官以薪芻疏材木材等來入此官皆受而儲之也江永云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

注云野謂遠郊以外也者旅師注義同此亦通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故下文有甸稍縣都之聚而不及六鄉四郊蓋附郭場圃之疏材場人掌之遠郊以內之薪蒸斂材甸師掌之此官則專掌六遂以外與彼二官互相備也月令云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今月令四爲田案彼四監官於經無所見而百縣共薪芻等則與

此官斂野薪芻事同竊疑當從今月令爲田監田甸字通此官
掌斂六遂及公邑之薪芻六遂在甸故亦謂之甸監百縣卽公
邑也賈疏云委人所斂皆據六遂已外至王畿故鄭摠言之也
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囿圃山澤之賦也者明此野賦內無農
賦也賈疏云此則九職所出貢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囿圃
毓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囿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
材草木有實者也者賈疏云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
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蔬材鄭彼注云蔬材百草根實不以
木解材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法要知此蔬材亦是草木
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案賈說非鄭指也木根不可
以充蔬故此注不言根大宰注不言木者文偶不具凡草木之

寶通謂之疏疏材謂百蔬之材材猶物也疏強爲分別失之云
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者畜卽蓄之段字說文艸
部云蓄積也廣雅釋詁云蓄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剝
瓜畜瓜之時也月令云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
聚注云始爲禦冬之備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務蓄菜高注云蓄
菜乾苴之屬賈疏云七月詩八月斷壺壺瓠也有甘可食者信
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喪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
葵芋之等但士喪禮籩豆羞之葵菹芋芋爲長菹不得爲芋子
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案諸審注意芋似卽指
賈所謂芋子與士喪禮葵菹芋異說文艸部云芋大葉實根駭
人故謂之芋也禦冬之具者詩邶風谷風云我有旨蓄亦以御

冬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依鄭說凡畜聚之物亦卽疏材爲其可儲畜以共食故鄭特別出之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亦明此委人不兼斂農賦也然此說非也旅師三粟非農賦野之農賦六遂當爲送師斂之公邑當爲縣師斂之詳旅師疏云工商嬪婦送師以入王府者明委人亦不兼斂工商嬪婦之賦也賈疏云案送師云入野職野賦於王府雖不言工商嬪婦但送師旣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王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爲玩好故入王府者工商嬪婦也云其收則送師又以共野牲者明委人又不兼斂藪牧之賦也賈疏云上送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九職之中藪牧養鳥獸者送師共之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

旅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疏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者遣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此官掌委積雖與遣人爲官聯而唯掌斂野賦則內不及郊里故自甸稍以外與彼不同江永云與遣人之待賓客羈旅者別異委人無遣人之粟米而遣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案江說是也距王國一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其地則六遂及公邑也詳載師疏注云聚凡畜聚之物也者據上文亦謂疏材禦冬之具也今案當兼有薪芻等此聚與遣人委積義亦略同江永云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備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云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者段玉裁云遣人職作寄古者奇寄羈同

部徐養原云遣人鞞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奇之省文邪鞞字俗從奇作鞞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錯錫馬式依依氏鞞中鞞字又卽鞞之省文說文所無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爲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務疏凡其余聚以待頒賜者此亦與遣人職掌互相備頒爲常賜卽遣人恤難阨養老孤之等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曰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晏子諫上篇云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是凡疾病災荒受粟者必兼受薪蒸之證賜爲好賜則恩澤所加非由恆秩或亦有受薪蒸蔬材之法矣頒賜義別詳膳夫疏注云余當爲餘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昭余徐鍇說文亦作余云餘謂縣

都畜聚之物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
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
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
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
兵器與其野圃財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羶者
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
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
陳兵之器也野圃之財用者苑圃藩羅之材疏以式灋共祭祀
之薪芻木材者謂依式法之等數共而致之所用之處也賈疏
云此一經以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云賓客共其
芻薪者蓋通道路及致饗飧言之上云以稍聚待賓客亦當有

芻薪此又共之者凡云待者皆豫儲以俟求索此云共則臨時
奉而致之客館以給用故立文有異也江永云芻禾又見於舍
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舂人舍人各言共米也
薪則委人自載之與 注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此亦注用
今字作法也式法卽太宰九式之法謂此祭祀以下五事所共
多少之節度並依故事爲之不得有羨缺也云薪蒸給炊及燎
者薪以給內外養及饌人之炊爨蒸以給大宗伯及閭人司烜
氏之燎燭也云爨者曰薪細者曰蒸者甸師注云木大曰薪小
曰蒸與此義同云木材給張事者若帳橦之屬張事詳掌次疏
賈疏云以其祭祀而云木材等案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
須木材明擇此所用故云給張事案賈專據祭祀言之經喪紀

周禮正義

禮三十

五百四十七

亦共木材者掌次喪事有帷幕帟等亦以木材給張事又喪車飾亦用木材縫人云衣袞柳之材是也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此委積與遺人義同以軍旅車徒既眾所用薪芻尤多非平時道路委積所能給故諸官特於所出道涂別爲委積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敢不多僞孔傳云鄉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是其事也若然有軍旅則此官共其薪芻其米穀則遺人與廩人倉人共之亦與彼爲官職也墨子旗幟篇云凡守城之法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此亦軍事城守時薪芻之委積其數尤多彼又有木材之積費誓亦云時乃積榦此經文不具也賈疏謂大行人掌客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則非

經注之指大行人掌客之委積當在上文賓客共其薪芻內不
關軍旅之事也又案凡委積之處米穀與芻薪各別爲積漢書
天文志如宿注云芻柴積爲厝九章算術尚功篇有芻壹芻童
之積皆是也云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賈疏云以其疏材
是百草根實可得助禾粟以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云野委謂廬
宿止之薪芻也者謂廬宿人所止舍之處有薪芻之聚謂之野
委也賈疏云案道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積之中有薪芻在野外故云野委也
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供之案依賈說則此注兼廬
宿市言之是也竊謂鄭意蓋以道人宿有委市有積委少亦有
米穀而以薪芻爲主積多亦有薪芻而以米穀爲主經云野委

不云野積故注亦唯據廬宿而略市質則委積散文亦通野道
既有市積則亦須有守器此官自當備共之矣然則此云野委
乃是省文實當兼有積國語周語云野有陳積是也云其兵器
謂守衛陳兵之器也者賈疏云其文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
爲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也案賈說亦非經注
惜也此野委兵器與下野囿財用文例正同注云其兵器其字
卽冢野委爲文明其爲野委所用兵器也掌戮云髡者使守積
是凡委積皆須使人監守野委兵器者蓋謂廬宿市有委積之
地平時陳之以爲守衛防盜賊竊略非以守衛賓客也但經例
凡云兵器者兵與器並當爲一此兵謂五兵器則鞞鞬及任器
之屬若然兵以資守衛器以供運載儲序各有所用鄭誤以兵

器爲一故專屬守衛耳詳玉府疏云野圃之財用者苑圃藩羅
之材者釋文羅作蘿云本亦作羅案羅蘿字通宋建陽本岳本
明注疏本並作蘿土方氏巡守則樹王舍注亦云爲之藩羅方
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注云謂行列地也羅與離一聲之
轉國語楚語云爲之關籥藩離韋注云藩離壁落也廣雅釋宮
云藩籬落地也地卽籬字司險注云樹之林作藩落也蓋藩羅
卽藩籬藩離亦卽藩落野外苑圃亦有守衛遮迺故須樹藩羅
材亦謂木材也賈疏云委人所爲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賓
客據三百里此圃故知在野故鄭以野圃言之古者田獵皆在
圃故書傳云禘之取於圃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若
然田在澤澤中有圃田在山山中有苑其苑圃藩羅以遮禽獸

故云野圃也案賈說是也六遂以外亦有苑圃爲田獵之所對
圃人所掌郊內之圃言之謂之野圃此官則共其儲羅之財用
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疏凡軍
旅之賓客館焉者賈疏云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故謂之
軍旅之賓客也注云館舍也者司儀注同謂野之路室候館
之等左傳釋文引字林云館客舍也案秋官環人云舍則授館
館者人所止舍故亦謂之舍館舍對文義異散文則通云必舍
此者就牛馬之用者此官掌委積之薪芻軍旅之賓客牛馬須
芻秣故就委人儲待委積之處爲館舍取便飲養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爲征
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

侯之九貢疏注云政讀爲征者均人掌均地政注亦云政讀爲
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詳小宰疏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
也者賈疏云案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者故知此平者亦據邦
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人平之詒讓案土地之
征當爲九賦地稅均人注以爲卽地守地職之稅此注義亦當
同非經義也詳彼疏云地守虞衡之屬者均人注同云地事農
圃之職者小司徒云以任地事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此止
云農圃者以虞衡別入地守也又均人云均地職與此地事相
當故知事卽職也彼注亦云地職農圃之屬又載師云以物地
事授地職職事不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云地貢諸侯之九
貢者明與大司徒地貢爲九職之貢異也賈疏云此土均均邦

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詒讓案大司徒五等
邦國公食者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鄭亦據此
官均地貢爲釋詳大宰大司徒疏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
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凜而行之掌
其禁令施讀亦爲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
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疏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者賈疏云土均主調卽是和義故
土均以和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案和與大宰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義同亦當讀爲宜謂宣布政令刑禁及
以下諸事也賈說誤和宜字通詳大宰疏凡邦國諸侯都鄙采

長其政令刑禁雖得自專主之然其典法則咸稟於王國故此
官依六官治法參以邦國都鄙土地所宜宣布頒示使遵行之
也云與其施舍者小司徒云以辨其貴賤老幼癡疾凡征役之
施舍是也謂賦役施舍之事亦依土地所宜制爲法令宣布之
邦國都鄙使依行之若大宰入法治都鄙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八曰田役以馭其服皆有施舍之法是也云禮俗喪紀祭祀皆
以地嫩惡爲輕重之差而行之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此三
事亦依王國之法宣布邦國都鄙使行之大宰入則治都鄙一
曰祭祀以馭其神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
國都家鄉邑小行人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
明邦國都鄙之禮俗喪紀祭祀咸攷於王官此官掌均地之嫩

惡故治其輕重之法也賈疏云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案依賈說則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唯此三事大司徒注說侯國地貢謂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卽據此經爲釋則鄭意當如賈說今審玩經著皆以之文似當通包上政令刑禁以下言之蓋此官職掌與均人略同唯大司徒土均之法是其專職本不掌政刑禮俗之等因以上諸事皆須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則與土均法相通貫故兼使此官修定等差宣布之則此章諸事咸依地制法明矣云掌其禁令者謂禮俗以下三者別有禁令以警敕其不如法與上刑禁異猶小司徒云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也 注云施讀亦爲弛也者

段玉裁云亦者亦送人遂師而言岳本無亦字案送大夫注亦同詳小司徒疏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大宰注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俗不變者也案此禮俗當分爲二卽大司徒十二教之陽禮教讓陰禮教親及以俗教安也鄭并爲一事未安詳大宰疏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曲禮文鄭彼注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云此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又引熊氏云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虛啟以商政封康叔

於夏虛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據孔熊說則鄭釋曲禮本
有兩解此注引證禮俗誦訓先鄭注引證地俗並與答趙商義
同又士昏禮云若不醴則醢用酒鄭彼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
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亦引曲禮彼文爲證與此注同云
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者賈疏云以厚薄解經嫌
惡豐省解經爲輕重之法也江永云以地數惡爲輕重之等如
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之以儉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
以禮引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
心理萬物者證此以地數惡爲輕重之法卽設於地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瀦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
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

風疏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土化之法卽草人之官法謂土地磽瘠則察其土質所含異同羸弱糞擁和齊而變其質化之使和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書藝文志農家汜勝之十八篇本注云成帝時爲議郎顏注引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案汜書今佚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汜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糞澤有強土弱之弱土強之之說甚詳又有浸種法亦其一隅也云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者載師物地事注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左成二年傳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此與彼義同占者廣雅釋詁云視也諡也謂諡視其土之形色以定其所宜之種種卽職

方氏豫州宜五種兗州宜四種之等是也詩小雅大田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為種與擇種義亦同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賈疏謂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案文見載師疏禾者即九穀之梁也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狙勃壤用狐墳墟用豕疆藥用蕢輕燠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赤緹穰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狙獨也勃壤粉解者墳墟黏疏者疆藥強堅者輕燠輕脆者故書驛為挈墳作益杜子春挈讀為驛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清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益鼠也壤白色蕢麻也玄謂墳壤潤解疏凡糞種者糞釋文作羣云本亦作糞案說文革部云羣棄除也从奴推革棄采也官溥說似

米而非米者矢字嚴可均云糞作糞蓋隸變漢碑有糞字釋文
作糞不體案嚴說是也糞種卽土化之法月令季夏云可以糞
田疇孔疏云糞壅苗之根也案依二鄭義則此爲糞穀之子種
或子種苗根兩壅之與云疆樂用黃者疆樂釋文作疆樂云樂
本又作墜俗注疏本疆亦作疆羣經音辨同嚴可均云釋文疆
其兩反轉寫之誤疆不得音其兩也月令可以美土疆鄭彼注
引作強樂強與疆同蓋讀如側強之強故此注爲疆堅者矣案
嚴說亦是也云輕樂用大者樂不體釋文作輿阮元云釋文與
彖體合孔廣森云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卽引此駢剛赤糞之
屬當之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爲九十物則又因九等而區別之
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此經鹹渴次於渴澤赤

縱次於駢剛皆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爲次案
孔說是也地員之九十物與此九土大致相同並詳後 注云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者荀子富國篇云多糞肥田廣
雅釋詁云糞饒也謂煮取汁壅培諸穀種使之肥饒漢書郊祀
志載王莽種五梁米於殿中驚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齊民
要術引汜勝之書有到馬牛羊豬麋鹿骨煮取汁澆種法云骨
汁肥使稼耐旱是鄭所本也云赤緹纈色也者酒正緹齊注云
緹者成而紅赤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也纈帛赤黃色廣雅
釋器云纈謂之紅緹赤色也喪服記鄭注云纈淺絳也爾雅釋
器云一染謂之纈再染謂之窳三染謂之纈蓋赤爲窳纈之通
語纈卽纈爲赤之淺者乃一染之專名故鄭直釋爲纈色釋名

釋地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孔廣森云地員五弘其色如
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云渴澤故水處也者說文水部云渴盡也
爾雅釋詁云涸渴也案渴今通作竭字與訓欲飲之澌別渴澤
猶竭澤也澤故有水今涸渴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
貢揚荆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管子乘馬篇亦云涸
澤百而當一是也云渴鹵也者說文鹵部云鹵西方鹹地也安
定有鹵縣東方謂之虜西方謂之鹵此渴卽虜之俗禹貢海濱
廣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斥並作渴史記集解引徐廣云
渴又作斥又引鄭書注云斥謂地鹹鹵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
隱云澤一作渴本或作斥又貨殖傳云渴鹵漢書溝洫志作舄
鹵顏注云舄鹵卽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文選木華海賦云襄

陵廣易李注云尙書廣斥史記斥爲曷古今字也案據說文則
鹹渴正字當作廣廣隸變爲斥或段曷爲之或又加水爲渴實
一字也左襄二十四年傳表洹鹵孔疏引賈逵云消鹹也消鹵
卽此鹹渴惠士奇孔廣森呂飛鵬並以地員所云五桀之狀甚
鹹以若爲鹹渴是也孔又以地員之五桀亦卽此鹹渴然則彼
尙字或卽曷之譌與云狙獠也者讀狙爲獠也賈疏云案爾雅
云豹子獠或曰狙故以狙獠爲一也案賈說非也釋獸云豹子
狙獠子獲郭注云獠豚也一名獠說文豸部云狙獠之類獠獸
也獠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獠似豕而肥據釋獸則狙獠
非一獸郝懿行云方言云獠關西謂之獠郭注獠豚也廣雅獠
獠也獠獠同故古通名草人注狙獠也淮南齊俗訓云狙貉得

埴防弗去而緣高注狽狽豚也是皆借狽爲獾賈疏失之案却說是也王念孫說同詩魏風伐檀箋云貉子曰狽不云獾則此注以狽爲獾之借字明矣云勃壤粉解者者說文邑部云地之起者曰郭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埴土曰全勃郭埴聲類並同大司徒注云壤和緩之貌地勃發而和緩則解釋如粉故云粉解說苑復思篇治于堯曰蟹堞者宜禾蟹卽解之段字蟹堞卽粉解也呂飛鵬以地員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爲勃壤是也云埴埴黏疏者者考工記總敘注云埴黏土也禹貢徐州厥土赤埴埴考工記賈疏引鄭書注說同又豫州下土埴埴僞孔傳云埴疏也此注蓋亦以黏訓埴以疏訓埴也釋名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膩如脂之膩也土黑曰盧盧然解散

也案盧與墟通淮南子墜形訓亦云盧土劉以職釋墟以解散
釋盧亦與黏疏義相應但釋墟為細密則與墟疏不合說文土
部又云墟黑剛土也鄭許劉各偏舉一義不能強同也呂氏春
秋辨土篇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為其寡澤而後枯又云墟墟
冥色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
土玉燭寶典引崔實四民月令云雨水中急蓄強土黑墟之田
是皆墟為黑剛土之證六韜戰車篇云圯下漸澤黑土黏墟者
車之勞地也黑土黏墟殆所謂墟墟矣呂飛鵬云地員五纏之
狀強力剛堅五種之狀甚澤以疏離圯以膠瘠纏墟殖墟同聲
蓋言墟墟也案呂說是也惠孔說同地員又有斥墟黑墟及五
蔭黑土黑蔭蓋亦墟墟之屬云張樂強堅者者宋本及注疏本

彊作強宋婺州本強又作彊未知孰是惟嘉靖本述經作彊釋
義作強今姑從之釋文載經別本槩作監廣韻四十九敢云監
土地之堅也槩同引周禮注云強槩地之堅者集韻四十九敢
云槩堅土也或作監亦書作監案以字形考之槩當卽監之變
體俗又作監監槩與堅亦一聲之轉故注訓爲堅廣韻引周禮
注疑馬干諸家佚義亦與鄭同說文毀部云堅剛也九章算術
商功篇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蓋堅者謂之槩與解者謂之
壤正相反也月令季夏可以美土彊注云彊強槩之地孔疏云
強是不軟槩是辨鬪並謂礫礪磊塊之地也又左傳襄二十五
年數彊潦孔疏云賈逵以彊爲彊槩礪礪之地蓋土強則礪礪
賈鄭義亦同惠氏孔氏呂氏並引地員五堅之狀芬焉若糠以

周禮正義 禮三十

三十一 禮字 禮本

五百四十八

肥說此彊槩是也地員又云五恣之狀曠焉如盤疑亦彊槩之類尹注云盪猶強也義卽本此釋又案此以強堅釋彊槩經注字異月令注強槩字同攷說文弓部云彊弓有力也虫部云強斯也力部云勞迫也今字並借作強通校全經六篇遂人彊子字經注並作彊司諫強之道藝車人強不足弓人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維幹強之經注並作強梓人強飲強食經同掌次禁暴氏輿人注亦並作強諸文錯出必有譌舛以意求之疑此及司諫遂人皆當經作彊注作強卽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惟考工記字例與五官不甚同或自作強則未可定耳云輕與輕麗者與亦當作與丁晏云說文火部燮火飛也廣韻四宵與今作票同引申之爲輕票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日漂漂輕飛散也

漂票聲相近案丁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
無誼之人與此義同與漂聲類同說文水部云澳浮也土性輕
浮則不鞫韌故鄭以輕脆釋之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云三月
可苗沙白輕土之田可證釋名土白曰漂之說惠士奇謂嬰與
剽通引地員五剽爲釋孔呂說並同案地員說五剽云如芬以
脹脹當卽脆字形近而誤云故書駢爲挈者段玉裁云說文馬
部無駢字徐鉉新附字作駢云從馬解省聲案土部曰埤赤剛
土也從土解省聲此周禮駢剛正字且牧人駢牲魯頌駢剛皆
宜借用從土之埤今皆從馬則爲倒置徐養原云駢剛之駢本
作埤埤解音同故又借用解說文角部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
解解角弓又有翳字一角仰也从角切聲引易曰其牛翳今易

周禮正義

禮三十

三言 禮記 卷之八

作掣蓋解與翬義類相近故解字轉爲翬與掣俱从切掣與
掣俱从手掣翬掣三字其音亦相近是其輾轉相變之因也云
墳作蚤者聲近段借字徐養原云蚤與墳古字通春秋左氏經
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賁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卽蚤
字凡古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字故書借蚤爲墳蚤壞猶曰墳
壞當以後鄭之說爲長云杜子春掣讀爲駢謂地色赤而土剛
強也者杜讀與說文埤字說解同依其義則駢剛土色與赤緹
略同惟以剛強爲異呂飛鵬云地員篇赤墟厯強肥五種無不
宜蓋言埤剛也案呂說是也地員又有五粟云剛而不穀孔氏
以當此駢剛亦通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
種者此卽汜勝之法與後鄭前說同江永云種字當讀去聲凡

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煮取汁先鄭謂用汁漬其種是讀種爲上聲凡糞當施之士如用獸則以骨灰洒諸田用麻子則用擣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爲美此物理之易明者今人糞田未見有煮汁漬種者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駢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案江說本項安世於義近是經說糞種而辨九等土宜之異則糞宜謂施之士者若然此糞種宜讀如黃白宜以種禾之種與上經爲之種之種不同但二鄭漬種之說自是古農家遺法今雖不承用未敢輕破也云墳壤多蝨鼠也者段玉裁校改墳壤爲蝨壤云此依故書作蝨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蝨鼠殊誤案段說是也蝨鼠

周禮正義

禮三十

西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者爾雅釋獸鼯鼠郭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蚘說文鼠部云鼯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日偃鼠重文蚘或從虫分蚘與蚘同本艸名醫別錄云鼯鼠在土中行陶注云俗中一名隱鼠一名鼯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討掘卽得方言云蚘蚘鼯鼠之場謂之坻郭注云鼯鼠蚘鼠也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云壤徐逸亦作場糜信云齊魯之間謂壘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場先鄭意蚘壤謂蚘鼠穴行地中起土上出浮解成壤卽方言所謂鼯鼠之場莊子天道篇亦云鼠壤有餘蔬是也此乃望文爲訓故後鄭不從云壤白色者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先鄭蓋據彼爲說賈疏云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色白解之故不從也云黃麻也

者廣雅釋艸云臙麻也臙正字蕢假借字邊人注云蕢案實也云玄謂墳壤潤解者段玉裁云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墳壤爲潤解潤訓墳壤訓解別於勃壤爲粉解詒讓案禹貢兗州厥土黑墳僞孔傳云色黑而墳起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冀州白壤僞孔傳云無塊曰壤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案馬云有膏肥卽所謂潤孔云無塊卽所謂解也呂飛鵬云地員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案呂說是也孔氏說同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疏掌稼下地者掌熙農稼穡之事下地卽澤地亦卽左襄二十五年傳之際舉與小司徒送人三等地之下地義異注云以

水澤之地種穀也者水澤謂澤地之有水者對草人澗澤爲無水者也載師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滂泉宜種稻說苑辨物篇云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又復思篇云下田滂邪得穀百車下地卽滂泉下田凡稻皆種於水田內則有陸稻管子地員篇謂之陸稻齊民要術謂之旱稻則稻之別種也云謂之秔者有似好女相生者敍官注云種穀曰秔如嫁女以有所生與此義同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互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

田之畦埒也滄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
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疏以豬畜水者以下並
掌下地治水之事云以滄寫水者說文六部云寫置物也引申
爲輸寫之義廣雅釋詁云寫除也俗輸寫字作瀉非云以涉揚
其芟作田者此於澤地芟草治田之事與上六者爲樂水行水
事異程瑤田云稻人掌稼下地卽所云稼澤也蓋水澤下隰之
地一遇淫雨漫沒隨之內水難出外水易入無減水之法斯不
得與水爭地於是豬以畜之使其出者有所歸防以止之使其
入者不內汎夫然後疆理其地爲遂於是每夫之田首則水之
徧鍾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水
之在百畝中者則爲隰以居之隰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遂中

之水受之以溝溝深於遂水乃流行無所滯是曰蕩水而澮又深於溝其承溝水也隨納隨消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澮承溝以溝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爲田害而因以涉揚其芟以作田也此治溝澮亦專爲除水害蓋芒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既先有事於豬防以去其漫沒之大患而後爲溝澮使水盡出地中行水由地中田乃可作涉揚其芟蓋治溝澮之餘事順而據者也 注云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假豬者左襄二十五年傳文杜注云假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先鄭意此經之豬防二者與彼正同故引以爲說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者說文乃

部云列分解也廣雅釋詁云列布也國語楚語韋注云舍去也
先鄭意水道分布眾多涉之外出因謂之列也賈疏云先鄭以
舍爲舍去之舍後鄭以爲止舍之舍以澗是寫去水以舍爲止
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也云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
田中舉其芟鉤也者說文林部云淋徒行胸水也重文涉篆文
从水艸部云芟刈草也詩鄘風載馳傳云水行曰涉小爾雅廣
言云揚舉也肆師注云芟芟草除田也先鄭意涉爲行田中之
稱冢澗寫水爲文以田水既寫去則泥淺可以徒行乃得舉芟
鉤以去草也國語齊語韋注云芟大鏟所以芟草也芟鉤卽謂
鉤鏟所以迫地芟草詳雜氏疏江永云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
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水盡寫不得謂之涉案江說

是也云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者段玉裁云和蕩如滌器之盪搖動而令之去也云謂以溝行水也者釋名釋言語云蕩盪也排盪去穢垢也以溝行水亦排盪使去故謂之蕩水也云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者後鄭從先鄭說以豬爲偃豬而申其義書禹貢滎波既豬孔傳釋爲過豬過偃一聲之轉書釋文又引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水經涑水鄭注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宮人注云區豬謂蓄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與此事異而義同凡五溝皆以通水此豬則以雍障停畜故云畜流水之陂也廣雅釋地云陂池也月令注云畜水曰陂偃詳宮人疏云防豬旁隄也者說文自部云防隄也隄店也月令季春修利隄防鄭意隄防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經云以

防止水防字俗作坊經解云坊止水之所自來郊特牲蜡祭坊
與水庸水庸卽蕩水之溝也防詳匠人疏江永云後鄭解防字
未確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閒之水欲其易出外
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
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
此豬卽所謂淵也於溝中作之視其地勢句曲過於矩之處掘
深之令水洄復畜聚於此而成淵溝中爲淵之處多則田中之
水減矣下地常漬大川大澤必爲隄以闌之今江南之圍田是
也後鄭解爲豬旁隄則是陂塘之隄畜水以備灌溉此平原憂
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案江說是也云遂田首受水小溝
也者卽遂人云夫閒有遂是也匠人爲溝洫田首廣二尺深二

周禮正義

禮三十

三五

五百四十八

尺謂之遂故云田首受水小溝五溝以遂爲最小也云列田之
畦埒也者莊子天地篇釋文引李頤云埒中曰畦楚辭招魂王
注云畦區也廣雅釋丘云埒埒也埒卽埒之俗田中爲區畛埒
畔分列故謂之列說文土部云塍稻田畦也列蓋卽塍程瑤田
謂卽塍亦是也沈夢蘭謂大戴禮主言篇云三井而句烈烈通
作列水道也卽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一溝也案沈說可備一
解但井田之法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此經溝遂列並出則
列非卽溝遂也大戴所言與井田溝洫兩制並不相應所未詳
也云治田尾去水大溝者卽遂人云千夫有治是也匠人云同
閭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治溝洫之法始於遂終於治治則達川
矣對遂爲田首小溝言之故云田尾大溝五溝自遂注溝自溝

注漚自漚注澮自澮注川此經唯舉遂溝澮而無漚者漚亦咳
於溝澮也云作猶治也者說文人部云作起也引申爲治作淮
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治猶作也云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
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者此破先鄭說也司戈盾注云
舍止也後鄭意此芟卽下文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之芟謂開
遂放水使入止於田畦埒因涉水播揚前年夏所芟之宿草而
後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王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箋云波流湍疾
洗去垢濁此揚與詩義略同皆激揚播盪之意依先鄭說則田
故有水寫之令出而後可以芟新生之草依後鄭說則田故無
水故之令入而可以播揚所已芟之宿草二說迥異凡稼澤夏
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

芟夷蕝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疏凡稼澤者謂農民於澤地受田而耕稼卽角人芻人掌葛之澤農是也云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者夷唐石經及各刻本並作莠釋文同惟宋婺州本及明錢求赤所藏宋本宋注疏本作夷與注及雍氏文合今據正此亦謂澤地必先芟草乃可種稻與雍氏爲官職雍氏夏夷秋芟分屬二時此不分者通言之其義同也 注云殄病也絕也者國語魯語云困民之殄病是待殄卽病也又越語云疾殄貧病詩大雅雲漢篇胡寧瘼我以旱箋云瘼病也釋文瘼韓詩作殄殄與殄瘼聲類並相近又爾雅釋詁云殄絕也故鄭

兼一義爲釋凡陸草不耐濕故可以水病絕之毛詩曹風下泉傳云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亦其義也云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蕪崇之者隱六年左傳云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蕪積也崇聚也先鄭引彼證此經芟夷卽刈草義與杜同說文刈部云芟以足踴夷艸春秋傳曰芟夷蕪崇之據說文則許所見左傳古文作芟夷據先鄭此注則所見左傳自作芟夷與此職及肆師雜氏諸文同許鄭本自不同也芟夷互詳秋官敘官及雜氏疏云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者亦證夷爲刈草之義段玉裁云司農於雜氏曰今俗間謂麥

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文互相足云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者據月令季夏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蒸湯明以水殄草必在六月也凡殺草蓋於夏初先芟夷之薙氏所謂夏日至而夷之管子度地篇亦云大暑至利以疾薄殺草薙是也芟夷之後恐有復生者故於六月更行水以病絕之故云絕病草之後生者也江永云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案此卽薙氏所謂以水火變之也詳彼躡云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者此謂夏以水殄草之後如尚有未殄之草則秋時水涸更芟之此第二次芟也既經水殄復有此二芟則無不殄之草則土亦肥故明年可稼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疏注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者賈疏云但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卽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云芒種稻麥也者說文艸部云芒草尚芒種謂有芒束之種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稻有芒之穀總稱也說文麥部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來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薶一來二薶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書大誓注云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穀蓋牟麥也案麥宜於陸地而亦有宜於澤地者故孝經敘邢疏引鄭孝經注云下田宜稻麥公羊定元年何注亦云隔宜麥九穀之菰亦宜澤地經不言者以菰非常用之穀所種較稻麥爲少文不具也旱曠其其零斂稻人

其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疏旱暵共其雩斂者舞師注云暵熱氣也可巫注云雩旱祭也案禮有正雩有旱雩經云旱暵則謂夏五月六月七月遇旱而雩非四月之正雩正雩之財用取之官不斂於民賈疏謂旱雩及四月龍見而雩二種雩皆供雩斂非也二雩禮詳司巫疏注云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者月令孔疏引服虔左傳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所膏雨是雩之爲祭兼爲百穀而稻爲水穀待水尤急故此官特共旱雩之斂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者修雩所需財用官不能盡共則斂之民故曰雩斂晏子春秋諫上篇云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殆卽所謂雩斂矣喪紀其其葬

事葦以闔墳禦濕之物疏喪紀其其葦事者此因掌稼澤并使其澤艸與澤虞爲官聯也 注云葦以闔墳禦濕之物者說文艸部云葦大葭也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葦未莠爲蘆案葦卽今之蘆互詳司几筵疏掌蜃共闔墳之蜃注云闔暫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禦濕也賈疏云鄭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或以抗席卽是禦土與禦水義乖恐非也案據澤虞注則抗席葦用蒲不用葦賈駉或說是也然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則喪奠自有葦席但非人墳之抗席耳又既夕記有葦苞以苞牲體此其葦事當亦兼共席苞之材鄭不備舉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

周禮正義

禮三十

五

五百二十一

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疏掌道地圖者地圖卽司書大司徒土地之圖職方氏天下之圖彼藏其書此官則爲王道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道說也者廣雅釋詁同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卽其義云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者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若職方氏所述各州山鎮澤藪川浸及畜穀所宜之屬大宰注云詔告也施其事謂施職貢之事與小司徒載師均人諸職地事義異賈疏云其九州地圖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孫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反案注辨土所宜荆揚

皆言穀齒并不應論獄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李靖之反
語訂之則當云一本作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糜
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者實據職方氏
職方荆揚但云宐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宐三種并州宐五種注
皆有黍無麻是麻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稭也禾屬
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糜卽謂黍
二字可互通也案段程說是也道地厯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
詔地求地厯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
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鄭
司農云地厯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蜮之屬疏注云地厯若
障蠱然也者賈疏云謂土地所生惡物障卽障氣出於地也蠱

卽蠱毒人所爲也論議衆玉篇疒部云瘴瘴癘也古止作障三國志公孫瓚全琮傳日南蒼梧南海並有障氣是也蠱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尙書大傳云太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之事略同云原其生生有時也者原猶察度也墨子非命上篇云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賈疏云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俶眞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云阜其財求此謂王於九貢之外特有所求若春秋王使求金求車之屬必因地所有時所生也云地所無

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宐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惡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者胥師注云惡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擘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虺卽虫之借字蝮虺與障蝮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王巡守則夾王車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疏王巡守則夾王車者此與誦訓爲官聯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問旣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夾王車而行猶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注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者說文彡部云巡視行兒儀禮釋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鄭

注云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與此注同守字或作狩孟子梁惠王篇云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公羊隱八年何注云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大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白虎通義巡狩篇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禮記逸禮說同此並以巡爲循又以守爲牧皆別爲一義鄭謂所守者卽指四海爲王自所守之地言之書舜典僞孔傳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左莊二十一年傳云王巡籟守並以守據諸侯守土言之此與鄭訓同而義小異賈疏謂巡守中含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

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人疏。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殺之二陵。疏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者亦訓道爲詔。詔爲告也。方志卽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識記久遠。掌故外史掌其書。此官則爲王說之。告王使博觀古事。二官爲聯事也。志識字同。詳小史及保章氏疏云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殺之二陵者。賈疏云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案賈引左傳注據服義也。杜注云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孔疏云先儒舊說皆言炎帝號神農氏。一日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

詩譜云大庭氏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又僖三十二年傳秦蹇叔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注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大阜曰陵皋夏桀之祖父此並四方所議久遠之事若後世地志所謂古蹟誦訓所道亦其類也**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疏**掌道方慝以詔辟忌者此亦詔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倚几有誦訓之諫卽此官也章注以誦訓爲工師之諫書之於几失之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者亦訓慝爲惡也四方各有鄙惡之語爲人所惡故謂之方慝也惠士奇云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所諱所惡謂之方慝云
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者辟與避同韓詩外傳云
指緣謬辭謂之苟謂王言若不辟其方之忌則聞者將竊議其
言之苟謬者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天子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
之辭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詔纓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
是博今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者曲禮云入竟
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云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
此辟忌卽謂方俗所惡故告之使不違引曲禮曰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者證不違其俗之事詳土均疏王巡守則夾王車疏王
巡守則夾王車者與土訓爲官聯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終